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

第四十九冊

黃山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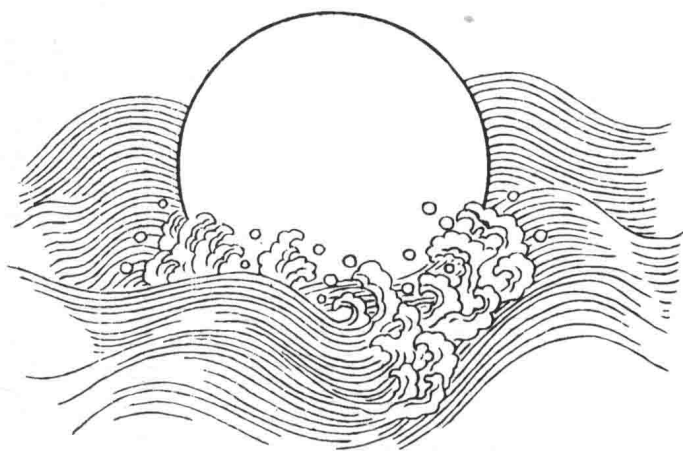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

第四十九冊

黃山書社



方洲先生集卷之十四

海昌許 清編集

門人朱 祚校正

後學湯紹祖重校

序

林節婦無價珍詩卷序

無價珍美節婦也節婦爲吳興王景賢之女年十九適里人林英方九日而林竟以事死於官節婦誓不再從未幾其姊亦以孀居願守家法迄今三十餘年所志無愧其亦希世之君子乎里之人多詠歌之久而成卷吾師雲壑先生題其首曰無價珍友人徐文裕以舅氏之故請言申其義予惟天下之物可寶者衆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人皆得而有焉獨忠臣孝子義夫節婦雖什伯千萬舍曰欲之而不可得今富家翁好事泥車瓦狗無籍百千以貯玩樂然閨門失禮往往弗貸豈愛名節不如愛物耶雖罄所有不可得也夫以富家欲罄所有而不可得則中下之家所以得此者豈十百千萬

方洲集

卷之十四

一

三

之致耶蓋非不可得其身不可得其心耳彼珠翠可以悅吾目文錦可以華吾躬子女可以養吾生婢侍可以足吾用不此之取而乃甘於餓死溝壑者何也不動心也惟其不可動是以不可得昔豫讓爲臣智伯死無後吞炭漆身伏橋塗廁必欲報讐而後已斯時也使襄子購以千金之價果可易其心耶噫智伯無後則豫讓之忠無望於智伯矣林氏無子則節婦之心亦無望於林氏矣以無望於人之心而視珠翠文錦子女婢侍吾見其雖多弗爲矣嗚呼節婦一女子而能守正不虧化及宗室使人擬之於無價彼漢之楊雄晉之馮道唐之王魏宋之范質之類徒以席珍待價出事其君一旦變面易辭略無愧怍曾一婦人之不如尚何足直耶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難愈可見矣無價之珍豈過稱哉雖然婦人以身事人與之同生而同死故夫死稱爲未亾人必至於亾斯可矣文裕其勉之他日必有爲立傳者

荆樹春芳詩序

方洲集

卷之一

一

三

同邑劉公韞將出壻於外兄公瑞慮其壯有室且遠於父母兄弟置一卷題爲荆樹春芳率羣從言詩以規助之徵文重其義予惟親親之心人所固有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長知敬其兄純一無偽之本心也自夫情好更相欲飲食欲衣服欲富貴心雖雜焉尚思與兄弟俱何也欲出於已也及乎少艾之欲一萌斯時也雖有飲食衣服富貴兄弟苟無故必思與妻子俱何也昔之欲吾所自欲今之欲又生於欲欲交欲則亦引之而已矣欲或不

方洲集

卷之一四

三

三

謹始善終斯可矣公韞其戒之
送臧把總指揮序
懷遠將軍臧君以 朝命提總浙東海道及期將代還海寧衛昭勇將軍王君縉以同事之久遠致書於予徵文以贈之且曰君臨政不苛刻不縱弛上之人旣以才任用矣下之懷其德者亦彌甚焉然則君其善於用武者乎人之談武者率曰兵以威克非嚴猛無濟繇是諸道兵未迫於外而勞於內者衆矣不知彼倭之種落踞居野島不達中國事宜不受酋長約束旣無南下牧馬之師又不敢有西向長驅之心不得已而乘閒掠民貨財以蘇殘喘耳譬猶狗鼠爲盜雖甚猾黠不過襲人意善兵者惟設險謹守之而已守之過於嚴非守也帳下無怨士則內固守之過於寬非守也將士無情容則外懼內固外懼而猶重門擊柝以待之雖對壘相望保無咎也況彼固欲乘間者乎今將軍旣不苛刻又不縱弛善備倭者莫此若也其內必固其外必懼所謂未迫於外而勞於內者必無

方洲集

卷之一四

四

三

矣雖然持令執信所以守常設變致權所以解結
兵家運用之妙固不可以小勝敗爲將略之全尚
當立定厥功以成其大者則將軍之名不特見稱
於浙東也予未識君不能盡悉其美謹以是復吾
王君云

送怡上人序

自佛法入中國歷漢唐宋元及我 皇明上下千
餘年根株既深枝蔓益衍排之者雖屢而歸之者
愈衆造之者甚鮮而求之者愈力其爲教高固難

方洲集

卷之十四

王

伯

能也如此彼歸而求之者固宜與之盤旋其不歸
而求者乃亦與之遊不舍則釋氏接於人者必有
可愛將不以其道而得之其所居清雅可憇也其
言語和悅可聽也其行止愿慤可近也其往來無
子男婢御若禮之有内外其交際無矛盾劍珮若
小人之以勢利是可愛者也是不歸而求者之所
以與遊也邑有大刹曰天寧古稱多聞僧有號印
庵者始繼其舊而增修之寺益崇顯今年冬所司
以其徒怡庵主之所與遊者徵文以賀予嘗讀韓

子之送文暢者矣又嘗讀柳子之送文暢者矣韓
子告之以道也柳子贈之以文也文固道之顯也
若柳子則不歸不求而與之遊者也怡庵當入座
之暇徐取二儒書觀之則知諸君所與遊之意而
吾所以贈子者亦在是矣若夫秘密圓通有可以
警覺冥途者自有不立文字者知之吾固弗能道
也

物外心詩文卷序

存乎天地之間者皆物也聖人以身爲萬物之則

方洲集

卷之十四

王

伯

故凡高下大小幽遐顯隱必本於吾心虛靈知覺
之運行然後舉得其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者
也自夫世變民漓聖賢之道不行君子任於物故
勞而不息小人役於物故溺而不返勞者弊而溺
者敗尚其事者始有物外之思焉其心曰今夫水
止之則清泛之則濁泛不止則洩久則竭清其本
而泛之濁者物使之也其於人也亦然內搖其精
外勞其形而明神耗焉疾病生焉且人之爲人也
食其食者死其事身先人者憂亦先於人上焉者

聖賢是也吾如彼乎哉下焉者則役於物矣彼如我乎哉富貴若大夢功名撚指間吾何以此而撓吾心哉恒當遨遊於湖山風月托興於書畫文字寄跡於斯而不泥於斯人知之置置人不知亦置置世上事與我了不相涉物外期可久也云爾而已上清有羽士楊姓而號熙春者年青而行恪貌恭而氣完善畫水墨山水壬戌中來遊吾鄉與父黨劉仲通善既而別去者幾十年歲已已復覓舊遊相見歡如平生仲通喜其真能外形骸脫羈束

方洲集

卷之十四

七

伯

如其言遂製圖成卷署首爲物外心歌五七言詩以贈之謂予嘗相知退使爲之序

晚香亭詩序

治牆瞿麥之外今菊譜所載至七十餘種項見吳門老圃言華有數變者豈時好之異而風土亦移歟吾友王君宗勛讀書識理道善吟咏常樹菊別圃中積歲有圃之半好事者題其居爲晚香亭當夫衆芳搖落原野蕭條高過尋丈大若圍拱者俱謝消歇此華獨能以如許之資傲睨歲寒延佇風

景不爲晨霜曉露改柯易節山林丘壑養才勵節者何限其臨清風對落日不知興幾千百思食其味思有用於時玩其華思有責於身誦屈原之騷則思忠貞讀東坡之賦則思困佚其窮也思益堅其老也思益壯凡所以鬱於心而起於思者豈止傷遲莫驚物候而已哉此君子所以善觀物也雖然養材勵節吾所當爲必托物而自見者蓋將有所因也蓋才未養節未勵而徒曰菊哉菊哉何取於菊也昔韓魏公九日與僚佐燕北門有詩曰不

方洲集

卷之一四

八

三

梅溪書屋序

書所以載道也其至者有六經四書之文其言皆弘妙而淵懿周密而精純渾渾焉噩噩焉而相爲備具未始致意於文字也後世不深於其道而務學爲其文且求與並傳也爰始立異爲高祛陳爲新稱矛盾執柄鑒於門戶之外者日且數人非不

知是之難能也其心以爲不若是則無以成一家言而寔喩於作者之列是以尚虛無者其說誕言功利者其說競名道術者其說僭專藝文者其說浮務記誦者其說冗其有不達於道者非六經之羽翼則四書之藩籬也嗟夫非適道者其能不感於多岐也難矣故後世之知道者亦鮮矣餘姚有廬生者讀書好古著爲文詞自少其所學將求便地以事藏修所居梅溪之上清流茂樹延佇森列平生所得六經百氏之書悉貯其中可謂有志於方洲集 卷之一 四 伯 三

昭忠錄序

杭儒周璟彥充旣奏舉褚公遂良祠祀人皆樂其成而歌頌之璟因錄奏疏史傳遺文及古今著作爲一卷題曰昭忠所以志 恩典也錄成以首序見屬按公自起居郎至尚書右僕射直道犯顏盡忠無隱其言諫之見於載籍凡數十事惟雉集一對指陳故實餘皆抗直愷切洞觸機諱今讀其詞雖隔世猶使人心悸目動惟太宗樂受其言用康大業此貞觀之所以治也及受顧命立高宗與長孫無忌同心輔治庶幾前烈不幸遭武氏之變竟以力諫去位永徽之業遂衰然則公進退用舍實與國運相隆替非一人事也方其召問時公當次對顧乃卻止無忌李勣毅然獨任所難原其正意誠不欲致上有殺勳戚之名而其幾微所在亦豈嘗推見至隱審覺二氏爲利權所脇不果終事歟此其所以執節不回義形詞色而置死生禍福於度外也當是時借使高宗優納其言從而不改公亦必不苟榮其祿括囊待斃況欲使之從之哉公去未旋踵其間立廢黜陟朝章國典皆若爲武氏

驅除布設天下之勢駭及堅冰而唐之綱維亦凜如朽御公垂老投荒憂傷危慮若此宜其不久而下世也平生忘身徇主至死不變之心至是而後盡矣傳曰忠也者中也一其心之謂也此殆與韓瑗稱公一德無二之語互應公之忠豈直感激赴難之士哉瑗傳載公死後中外以言爲諱者餘二十年天下蓋未嘗一日忘公則亦未嘗一日忘易后之事而實未嘗一日忘唐不但諱言而遽已也唐之再造實其所繇故易后之諫復辟之圖時雖

方洲集

卷之十四

一一 百三十三

不同事亦相須耳公之功當不在狄仁傑之下君子不可以成敗論也今去公九百餘年故蹟遺聞世已不復經念至於表章秩祀之請猶獨出於鄉人士大夫於父母之邦信不可不厚其所遺也公善遺矣微彥克則其名節不彰人將混視爲吳越間淫祀無文之鬼士之自失於鄉先生者不已甚乎予未達彥充卽傾蓋可期寧也願爲之御

翠筠軒序

翠筠軒海寧衛昭勇將軍劉邦彥所居也將軍年

盛才敏善武事雅好文物讀書通吟咏兵輯時平日與羣士大夫燕遊於茲竹陰滿庭照映圖史將軍輕裘緩帶坐對竟日儼然一儒生也與之遊者因題爲翠筠軒相與賦咏之積而成卷持來求書其首簡嗟夫君之有官承其祖父者也家足而力裕如他人聲色狗馬皆所易致乃能與韋布之士揖讓於俎豆間爲冷澹歲寒之樂其賢於人固已遠矣然余聞之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將軍所與遊於是軒者皆其人也琴書之餘亦時與之講暢軍

方洲集

卷之十四

一二 百三十四

事指畫方略時有用我舉而措諸庶幾不迷於職業而所交之人物亦足以爲後之故實也母徒曰談笑對此君如斯而已矣此則余之望於將軍者焉卷中書畫各一詩若干首

贈別李公信序

大尹分宜李君載章以名進士出知海鹽是邑久不任進士前宰率謹守文法期會下慢上疑事多違慢不競於治君以經術之學通達之材濟之以果敢之力出自科第試用有待由是上信下從翕

然稱治居半載其子璧奉母孺人至任一嘗過予
草堂致考功蕭先生之書曰外祖有命家君新任
繁劇萬有一遺惟先生是賴詞意和婉容止安雅

予良冀之及坐少頃與論世故皆援文切事卓如
老成信爲名家俊異予始歎李君治外之有原又
因以見蕭公內教之所自時遇朋友輒誦讀之第
以老懶不能至公府未暇再會無幾君有丘壑兄
弟之思命璧歸省遂卒學於鄉貳尹吳君宗誥予
求言贈別嘗記漢吳恢守南海子祐隨任尚少能

方洲集

卷之十四

十三

三十五

諫恢避嫌遠謗恢甚善之卒以終譽程珦通守南
安適濂溪先生爲理曹因遣願顯二子從學卒成
大儒公能官不待璧之屢諫惜在任無濂溪其人
不能教璧使之遠去其父母爲可念念雖然人之
爲學文可速達德不可驟至是以古人取士先德
而後藝以璧之聰明於舉子業也何有但恐其年
壯氣銳生長仕宦恭謹不加驕情易漸舉動一不
當則比之常人子弟所貴尤重雖有所得焉顧已
淺矣璧尚勉力自強務本從德從容厭飫含英咀

華以步驟於場屋之間後一再歲有司必有勸爲
之駕者然則今日之去適所以適其來也趨庭有
期行復不遠何足爲念

協忠錄序

唐張巡許遠國史有傳睢陽有廟儒先君子有論
斷天下後世無一人不知其忠觀此錄具見無復
可言者寧切意自古衆寡不敵安危不倫未有特
甚於睢陽而卒因是以斡旋國步豈死力勝算固
足以辦是乎哉將必有所本也巡初仕時不往見

方洲集

卷之十四

十四

三十八

楊國忠遠嘗拒絕兼瓊姻事立志蓋已卓越及多
難之際機鋒百變猶從容賦詩若處平治識度過
人遠甚其斥令狐潮未識人倫焉知天道遠自以
材不逮巡願稟軍令處其下此聖賢知性知天唐
虞德讓之美於是尤見二公學行醇正所宜光大
高明足以敷貴壯猷如此獨其殺愛妾僮僕老弱
人以餉士卒古所未聞或有疑異惟通鑑敘次其
事具有等節於其所忍見其所不忍誠非得已而
不已焉者蓋當是時天下之要重在江淮江淮所

恃以蔽障者惟睢陽耳使糧餉不繼城守易墮猖獗肆南王師未浹雖百勝萬死無濟於國矣夫寸土未浸丈水不能橫流裹創之餘苟日一遇食猶可延拒奔突以待事機此二公所以置成敗可否於不料而決爲其所不爲也使計不出此早數日陷則東京之平亦未可保故睢陽備責不取於能取而以能守爲重不事於敢死而以處死爲難其功直使後世人臣知徒死不足以報君而報君之重蓋有重大艱難於死者嗟夫舉自古未爲之事

方洲集

卷之十四

一五
三五三

遺當時再造之資示百代死義之所是之謂大忠不有非常之人何以幸致此哉或者妄以所任難易所死後先優劣二公是甚無謂比于箕子不以死不死累其仁蕭何韓信不以戰不戰損其傑朝覲會同之入於王都也舟徐馬疾載負不同而同歸其所止復安所議哉遠爲海寧人邑舊有廟國朝賜祀如睢陽故典而以南霽雲雷萬春姚閻合祭嗟夫古今事變未嘗不成於同而敗於異是數君子皆計力相出一或攜貳觀望如賀蘭進明

輩則大事去矣有今日之世祀哉此廟錄所以並稱爲協忠也成化壬寅巡按浙江御史朱行部謁廟得此錄於儒學生吳用衡方將入梓會同官楊公按浙相與善其事命用衡以序見屬謹薰沐書其後以著景仰之私

重刊西山先生心政經後序

心政二書皆古聖賢大本達道中格言實事先生述而著之以伸體用之學不自有作也故一以經爲名其例類實與大學衍義等修身以上政之本

方洲集

卷之十四

一六
三十三

所謂心修身以下心之用所謂政而皆具於身者也先生以知行之學承程朱之緒平生治已教人事上臨下無一不本於是一念始終敬誠不怠隨其所在而各有得足以成身足以淑人足以格君足以化俗而其遺言政跡之猶存者具足以爲萬世則是豈曲學殊科小知而詭就者之能爲之也蓋自斯道不明一原之學判而爲二士以仕務而習於儀文官以政學而習於法制應時徇俗自將以爲可訓而著之策其尤較然者管晏申韓荀楊

氏之徒身死而言故存根據體要精切義理於六經鄒魯之文能無背如二書乎古人論非聖賢經傳雖存必亡而況雕龍炙轂鑿空出無以自眩其說者何足與圖永然則述而不作又此書之大旨也秀水令莊君瑩中以進士出知大邑興弊起廢政通人和每庶務勞錯糾結克先禮教畱心藝文卓有餘地固其生質過人而所得於家藏訓典者不淺因命工翻刻於公堂之無逸所將與爲士者共是心之推亦足以考其人已之間矣

方洲集

卷之一四

十七

三十三

送李狀元詩序

子賜李先生將北上於京尹景瞻偕諸善鳴者賦詩贈別書來致序子賜文章登翰苑科第至狀元二者總萃於一身弘深遠大發諸功業行當絕類非但難爲言也予衰病空疎未見諸作不能得其體要意者歌詠其文章必將終之以道德賡揚其科第必將申之以名節頌禱其功業又必有感發之清勤淑慎永保厥成爲鄉邦賁澤者美焉不怠其規好焉不遠乎體願望焉不弛於勸相雖或情

景畱連所不能已而正則之念亦必有貫浹游溢於比興之餘者其信然則諸作庶幾烝民梁山之遺什矣非大雅君子其孰能爲之孰能當之亦孰能信之苟未見而能信其能是固常見而知其必能者也雖空疎不敢不序

海昌朱鑑母董氏慈節詩序

予讀朱鑑母董氏慈節詩心實有所感凡母之於子無弗慈者然一於慈而不知禮義則大節不立雖處平居將亦不能終所愛況臨事變何以自據

方洲集

卷之十四

十八

三十四

哉方鑑喪父時内外空竭覲觀觀望者當復不少使母不有毅然不奪之見一失其身則鑑之宗祀熄矣雖有撫育顧恤之慈將復何補故凡孤寡之地有節者方能成其慈慈而無節是無慈也引刀斷臂忍不顧子而所以卒顯庇其夫子者繇於一忍攜幼就人幾亂族姓雖因以成名至今爲士大夫惋惜於慈也何有猶君子之於世不先有明識定志以任重致遠而欲隨事遷就以成世故皆苟焉耳鑑拳拳以表揚爲事余尚意其未達切重復

書此語以規益其孝敬之心焉

送盧全鼎住迎禧觀序

正統己巳秋 聖駕北伐錦衣衛千戶林茂每祈
安於文昌之神輒得吉卜祝曰卽有應當建祠以
奉神及 聖駕旋復天順紀元之初茂遽以狀
聞命工部度善地聽其自處茂與道士盧全鼎共
竭所有聚材鳩工早夜不敢休輟凡四年而以成
告命全鼎主香火 賜額曰迎禧觀茂僚友及士
庶交者咸用款動走求余言致賀嗟夫莫非臣子
方洲集 卷之十四 十九 角 三六

庸何慮哉余聞全鼎早從盧混成陳大水李玉方
諸名家今四十年來無少過舉卽始見終必能相
勉以有成也

送鄭世昌赴廣東市舶司提舉序

漢初與南粵通貿易其後閉關絕行至孝文時遣
陸賈詔諭復通貢互易廣之財賄始流於中國唐
有廣州市舶使宋咸平中泉明杭廣皆有市舶司
以他官兼領元豐始專置提舉後皆廢革言者以
閩廣物殖滋殷獨畱不罷我 朝撫臨華夏提封
萬國蠻夷貢獻商賈貿遷交屬廣道其物利環奇
浩瀚常甲于天下金山珠海信哉爲天府之南庫
故市舶所掌至今盛於他州而提舉之職亦常爲
經國者所重然新進之士累皆昧於實見自惑於
務財先利之訓一切視理財之司爲常散吾友鄭
君世昌自太學生授市舶提舉不知其心果安於
是乎哉夫立法制以定天下後世者莫盛乎周公
周公之書有關市之賦玩好之用斂滯待賈之法
則凡可以利用厚生者皆聖人經訓之餘術而況

市舶之良哉自古法旣變世下務繁中國之產生
不給用積不酬散上豐則下嗇官侈則民約盈虛
消息不過推移轉換之間安在其能生蓄阜蕃也
彼蠻夷險遠阻山絕海之區事爲苟略征斂未嘗
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自古及今殆有儲委閎藏而
未發者於是乎致之有道取之有法因其所利而
爲之招懷鼓運更互流易使財貨之在中國之外
者皆爲吾府庫用而來遠裕民之政實行乎其間
此市舶建置之初意也夫致遠不勞民取利不失

方洲集

卷之十四

三十一

三十五十二

義雖周公亦樂爲矣而可忽遇哉古語有之不知
其義守其數仕縻於職務之末失其本旨者不特
祝史一人毋異乎以理財爲常散也世昌力學能
文通知典故吾邑未能或之先是行當推先代之
法準當世之務卽其所以致之取之者而加時措
之宜梯航踵來商賈四集使財貨所入足以資不
貲非時之費則中土貢賦庶幾安於常供無復加
科覆斂之舉然後本末兩得不失來遠裕民之遺
意若此則子之理財過唐宋人遠矣豈一州之利

哉顧不知其能專之否也因其行聊以此贈別

慶倪太恭人七十序

懷慶守倪君廷瞻遣子英奉贈 勅歸海鹽祭告
先考教諭公之墓因致余詞曰老母年登七十幸
無恙八月五日其始生之辰顧忝有祿養切自慶
幸一言爲娛子惟德者壽之基雖壽而無德君子
不壽之也然女婦之德與壽則常因於其夫子夫
不賢妻無所刑則而成德子不孝母不能安適而
致壽苟非所因而有專美令聞非婦人之華也太

方洲集

卷之十四

三十二

三十九

恭人和懿淑安閨門清穆平生不知有妬忌事幾
如古人以予所見於教諭公者徵之宜其有是配
也英言太母年來聰明康健宿疾盡愈飲食言動
不渝曩時以予所知於廷瞻及璋璠二弟者徵之
宜母有是壽也因德而有以光其夫因壽而有以
察其子世美隆洽福澤駢至無惑其科第相承曾
玄衆見而未艾也千室之邑百里之地難老如太
恭人者是可多得乎哉雖然亦不可無順而承之
之道予聞老者多悲思仁者多憫愛昔雋不疑爲

京兆尹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活人多則
喜笑飲食言語或無所出則怒爲之不食廷瞻尚
亦留意於此以娛悅其心庶幾資全太恭人之德
而引掖其上壽此孝養之大者也予與廷瞻爲壻
友分當通家於其親所言不敢不致

南山終慕詩文卷序

許清明夫奉南山終慕詩文冊求言予語之曰慕
與愛義實相同而文則異用人子無不愛其親惟
愛而不遂其所愛則有系戀顧慮之思故變文曰
方洲集

卷之十四

二十三

三十四

慕厄於頑嚚間於嫡繼此大舜尹伯奇之所以爲
慕欲養不能養不待此皋魚子路之所以爲慕
久於行役限於王事此陟岵鳴羽四牡詩人之所
以爲慕是三者皆明夫所不遇而以終慕係之南
山豈有說邪明夫拱肅以對曰先君強健時常於
所居南黃山環植松竹花果期與先母爲暮年偕
樂之地志念弗遂而南山故在此清所以痛先人
之生聞古不修墓清不克誠信於始致壙宥有水
不幸又將遷塋於南山此清所以痛先人之死是

方洲集

卷之十四

二十四

三十五

夫於舜子路之道者

張太守父母挽詩序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安邑張公既卒其子岫始登
進士爲美官人謂公初任教職繼知縣事皆有德
於民而不及見其子以歿君子比之歐陽永叔之
父及岫出守嘉興母孺人呂氏嘗以公之清慎勉
岫或聞岫治事過嚴輒不樂君子比之雋不疑之
母夫生不交者死不吊不通問者不致言公墓草
旣宿太孺人未嘗出門雖固仁淑何與乎郡邑之

衆而形諸詩什以悼其死非太守君之賢何自哉
公夫婦能以善成其子太守君能以賢顯其親吾
郡邑士又能感其長上而推本其父母於人道皆
厚非特文字可傳而已予聞孝子之喪其親聞其
聲之同則悲見其形之似則疑況父母之遺誄而
敢不敬是宜太守君用心於是他不暇及也不亦
既孝矣乎

送彭教諭序

仕以禮去官者三勞瘁倦勤理所當退謂之請老

方洲集

卷之十四

三十三

成功守已分所樂已謂之知止知難慮後事所決
去謂之見機後世法制嚴密惟請老得循故事而
知止見機往往不遂人意士大夫名節能與公法
清議竝全者蓋不多見海寧縣學教諭彭君顯烈
致仕歸廬陵年僅六十精力甚壯自始薦歷祈門
南安以有今職名位未滿其德績用未究其學今
治教休明學官又無危高嫌偏之防於三者皆不
合而去之遽宜有不可必遂者而竟遂之藩臬州
司無齟齬於其上縉紳里社無譏議於其下門生

故人雖私相惜而大相樂不識君何以得此於衆
殊之間也聞其鄉人言彭之先唐太尉安定王思
玠宋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思永之後自元歷今世
有名宦其先君大雅先生正統間嘗詣 闕上書
言事及進二京賦 英宗勅賜冠帶以訓導致仕
時楊文貞公當 國欲奏留翰林固辭而歸審如
是則先生出處進退當亦有家法源流也嗟夫先
生三爲儒官鄉邑相望今及未衰之年去位猶之
朝出遊而暮歸其廬情事可人物色未改視世之
遠仕不歸者相違豈直尺寸天壤之間獨此亦足
有得而況無愧於名節哉若先生者始可以言仕
矣

送董通判之任撫州序

有致遠之具而後能勝重任彼斤斤以爲明察察
以爲智投之而應委之而成責效於旦暮之間斯
可矣欲其勝重任而有永吾未之見也君子之於
事若遲鈍而實忠厚若迂濶而實老成若渾淪無
別而實有條理若無所營度而情致紆遠然後足

方洲集

卷之一四

三十三

以茹納汙濁解紆焚結鎮定擊撞內則廊廟外則州牧可以不動聲色而成遠大之事業也故觀人者不可以近小取不可以聲譽求不可以成功遲速論況乎政事之施亦各有體彼聞風而罷去下車而澄清惟於激揚之任者宜之若夫經理布置事關生民雖以孔子爲政猶不能無謗於三月之前而欲以今之人材不踰歲時稱良有司而著赫赫之名有不至於傷民和而成急刻之政者鮮矣鄉先輩董公子厚早以太學生爲真定推官繼陞方洲集 卷之十四 二十七 三十三

兗州通判嘗曰民事不可苟也欲立已名而草草塗抹其如下人何故公兩任牧民雖一判案一號令必詳悉爲之故其居鮮有敗事而所謂老成忠厚有條理而情致紆遠者公殆庶幾乎此今年秋調官撫州仍舊職以往撫之民一何幸而得是官也雖然有治體有治功體不欲迫迫則隘而不純功不宜急急則墮而不備周書所謂明作有功惇大成裕公自今以往其尚以昔之所守而立循良之治體因書之所言而成奮揚之事功則不墮不

隘足以勝重致遠自州牧而起登廊廟也有日矣毋徒以君子之於事自當如此而爲觀人者所議也

竹雪卷序

凡天下之植物皆柯幹茂實閱歲滋久然後可用竹以虛疎之質生長浹旬月殆足取裁至歷冰霜窮歲序枝葉萃然姿色不少變此品卉中之間材也日月星辰風雷雲霧皆杳冥飄漠莫之能從惟雪有定色有成形可視聽捧拾而烹淪之然飄乎其來泯乎以往了乎無聲迹之畱滯而其功用有栽培傾覆損過益不足之妙故凡疏除表著者謂之雪而世指爲豐年之祥此天地之間氣也夫不實而易生者弗永無常而易往者無成惟竹雪二物具美兼善卒然遇合一以嚴凝之氣加之不恤一以挺拔之材受之不懼而竟相濟以成君子之於天下所當養其材正其氣以達其妙用此竹雪翁所以爲號之本志事則未達耳翁餘純人其子庠生江以遺卷求題余故發翁之志與事使江因